

长远看来，我们都已死去；匆匆思量，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未亡人。

幸存者

李西闽 著

瞬间，美好的一切变成了灰烬，身体在毒气反应中堕入绝境。
每40秒感受一次大地震的颤抖，每50秒拥有一批足以置人死命比正头在身旁炸下。
76个小时的劫难与绝症，4500秒永不熄灭的祈祷与祈祷。
当他睁开眼时，谁能幸存？幸存者中又有多少可曾醒来？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NY FUTURE COPY

幸存者

李西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 / 李西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05-4

I. ①幸…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3263号

书 名 幸存者

著 者 李西闽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陈艳冲

文字校对 孔智敏

封面设计 关东野客

内文设计 李 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7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05-4

定 价 30.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幸存者

目录

contents

001 _ 前 言 活在真实中

005 _ 幸存者

我相信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有爱，还有温暖，
还有信心，让我们度过寒冬。

129 _ 救 赎

美好的事情能够扫去心中的阴霾。哪怕是在
最悲苦的日子里，也要心存美好。

1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窗外灿烂的阳光一扫前些日子的阴霾和寒冷。

就是现在，我还会在黑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恐惧已经深入骨髓。“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近三年，我身体的伤还在疼痛，内心的伤口还在流血，无法弥合，也许永远也不会弥合。有时，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苍茫的远方，浑身战栗，绝望的情绪油然而生，就想从楼上跳下去，好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把我从死亡迷幻之中拉回现实。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恐惧地活着。

当初，以为获救后一切都会随风飘散，没有料到，活下来总是被噩梦缠绕，比以前更加胆小。有点风吹草动，内心就瑟瑟发抖。特别是独处时，恐惧感就像潮水般将我淹没。也许别人理解不了，会说你那么幸运，应该活得很开心才对。是的，和那些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相比，我的确很幸运。可是，我摆脱不了噩梦，我就是站在人群中，也备感孤独，仿佛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那些生命中的色彩似乎和我无关，难以照亮我灰暗的心灵。我特别理解灾区那些自杀的幸存者，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觉得活着比死更加艰难。

活着，很无奈，也很愧疚……我背负着许多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

我一直试图从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直在努力。我想，灾难给我带来的创伤永远无法消解，可是，我应该面对，这比当初被埋废墟的挣扎坚持更加困难。但是，我不会放弃。三年来，我用不同的方式抵抗噩梦，希望获得救赎，灵魂的救赎。

2

灾后不久，我就去了四川灾区。我用《幸存者》的版税，资助了一些灾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看到那些孩子迷惘而又充满渴望的眼睛，我流下了泪，他们和我一样是幸存者，同样需要心灵的安慰。我微薄的力量根本改变不了他们什么，可我想，给他们希望是最宝贵的。有希望就会有未来。无论灾难还是贫穷或者疾病，都不应该击垮人们的希望。多少日子以来，我都虔诚地祈祷天下所有苦难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希望，获得生存的勇气，并且快乐幸福地生活。这样，我不安的心灵才会得到安慰。

我还去了救我的那个部队，当时营救我的战士们已经离开分到全国的空军部队去了，我没有见到他们，十分遗憾。我想，只要活着，总会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我心中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黄贵清、鲍俊杰、李小飞、张世鹏……虽然有遗憾，可我还是见到了王洪伟、侯斌、赵斌、范夕忠等救命恩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让我想起了曾经漫长的军旅生涯，那份浓浓的战友情难以言表，只是痛快地喝酒，大声地说话，豪爽地大笑。我们分别时，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痛哭！他们在危难时挺身而出置生死于不顾，有情有义！他们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是我的好兄弟！

离开成都去贵州，是因为我另外一个战友和救命恩人易延端。因为救我，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他远走他乡，到贵州一个偏远山区的煤矿里打工。为此，我的心无法安宁。到了贵阳，我尊敬的黄建大哥接待了我。他是我新兵连的副连长，那时，英俊的他是我的偶像，我想，要能够当个像他一样正直勇敢的军官该有多好。我出事后，他在电视新闻里发现了我，然后想尽千方百计联系到了我（像他这样联系到我的战友很多很多，让我感动）。听说我要去，他早早地做好了准备，联系了很多当时我们在一个部队的战友和我相聚，还特地借了一辆车，和我去离贵阳很远的金沙县找易延端。在金沙县的一个小招待所里，我见到了易延端，和他同来的有两个煤矿的朋友。第一眼看到易延端，我的眼睛热乎乎的，我们握了握手，相互笑了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却说：“看到你身体恢复得不错，我就放心了。”他的脸黑了些，显得沧桑，宽厚的神情让我心痛。他是为了救我才背井离乡的，我怎么能不心痛！那个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说了很多话。喝的是烧酒，说的是平淡的家常话，好像什么也没

有发生过，只是一场普通的老战友的聚会。离开他时，是个雨天。他和他的朋友回煤矿里去了，黄建大哥送我去机场。我目送易延端的背影消失在雨中，心里酸酸的，眼泪却流不下来。我希望他很快地好起来。好在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在一个新单位上了班，总算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3

《幸存者》出版后，很多读者写来了信。他们感动，并且从书中获得了力量，也鼓励我好好活下去。善良而真诚的读者同样也温暖着我，使我在一次次和噩梦斗争时获得力量。他们像我的亲人和朋友，用宽容和爱，让我重新获得生活和写作的勇气。我在给一个读者回信中说，哪怕世界上还剩下一个读者，我也会继续写下去，而且要写更多温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于是，我写完了长篇小说《救赎》。

《救赎》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何国典跟随妻子杜茉莉来到了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他经历了种种来自灵魂深处和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折磨，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救赎之路。早在写完《幸存者》的时候，我就想过，是不是应该写本关于大地震的小说。这对我来说很难。一方面，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想清楚太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这次灾难，我心有余悸。《救赎》和《幸存者》不一样，《幸存者》是真实的，《救赎》是虚构的。可在我看来，《救赎》同样是真实的，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真实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活在灾难的阴影中，苦苦挣扎。我曾经和他们一样深陷灾难的噩梦，不能自拔。写作《救赎》的过程，也在进行着自我心灵的救赎。我相信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有爱，温暖，信心，让我们度过寒冬，尽管活着需要勇气，痛苦是如此真实地折磨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4

2009年的春节，我带着妻儿回了老家。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给年迈而又苦难的父母建一栋新楼。新楼里，还存留着水泥石灰的气息，老家的冬天还是那么的寒冷，可我们还是被浓浓的亲

情和节日的氛围包围着。父母亲见到我，是幸福的；我能够活着，和他们一起过年，也是幸福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平安。大年夜里的鞭炮声驱散了过去一年灰暗痛苦和泪水，我心里又在祈祷，祈祷天下的父母都能和儿女共享天伦之乐，祈祷那些还被灾难阴影笼罩的人们尽快地走出来，阳光会照耀他们。

我们对自己的心灵关心太少，许多时候都长满了野草，需要清理，需要重建。我希望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灵真正充满诗意，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有的是鲜花和阳光，还有亲人的笑脸。

5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度散文家奖给了我，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很感谢那些评奖的人。我从来没有获过什么文学奖，写作那么多年，也没有希望得什么奖，因为我对自己的写作特别宽容，写作是我的一个常态，一种生活方式，获不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写作中获得快乐。但是，获得华语文学奖有非凡的意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它给了我勇气面对活着，面对写作的难度。

6

玉树地震后，我去了那地方。看着满目疮痍的玉树，我内心疼痛不已。很多人问我，你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为什么还敢来玉树？其实，我并没有消除对地震的惨痛记忆，也无法消除。我再一次面对灾难，是给自己活下去的勇气。面对那些无助的人们，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在帮助自己。三年来，我做了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以后也会继续做下去，如果我还活着，就会一直做下去，不是为了什么名声，也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更不是感恩，而是我内心的需要。

包括这本再版的《幸存者》，所得的版税同样一分不留，全部捐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活在真实中，真实的噩梦，真实的抵抗，真实的存在。

—— 幸存者 ——

李西闽 著

我是一个幸存者。我在汶川大地震中被埋了 70 多个小时。记录下危难中的生死体验，作为一种纪念。愿活着的人快乐，死去人的安息。崇高的、卑微的都是人生，都应该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幸运地活着的人，也献给在灾难中的所有死难者。

——题记

风 景

2008年5月12日，中午，阳光从高远的天空倾泻下来，一扫几天来的阴霾。自从5月8日来到九峰山半山腰的鑫海山庄，一连数日，都是阴雨天。尽管是不见天日的阴雨天，我还是陶醉在自然的风光之中，这里离银厂沟风景区只有2公里，山川幽静而灵秀。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写一部名为“迷雾战舰”的长篇小说。这天对我来说，起初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早上吃了两个小馒头后就开始写作，一直到中午。当阳光在窗外灿烂一片时，我的心受到了刺激，就走出了房间，来到了阳台上。

我住的房间在鑫海山庄C栋的四楼，是最靠近山谷的一栋楼房，离几十米深的山谷也就几米的距离。这个房间的阳台应该是鑫海山庄最好的房间，因为透过窗户的玻璃，可以看到山上的风景，站在阳台上，视角十分独特，不仅可以看见山谷清澈的流水穿过嶙峋的怪石顺势而下，还可以远远地望到九峰山神秘莫测的顶峰，还有那个像是镶嵌在山壁中的古色古香的寺庙。

阳光给风景涂上了一层亮色。也给我的心灵涂上了一层亮色。

山谷里有很多蝴蝶在飞舞，像是在召开一场盛大的舞会。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蝴蝶，这种景象让我迷醉，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拿出照相机，一口气拍下了好些照片。清新而凉爽的风拂面而来，我觉得这里是人间仙境。

我迷恋自然的风景。

那些没有被世俗的浊气污染的风景让我灵魂安宁。

多年来，每年我都要去不同的地方，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安慰。我一直认为，很多地方你去了后就会爱上它，比如西藏，比如川西，比如新疆……如果可能，我会一生流连在这些地方。

山谷里的蝴蝶越来越多，这些自然的精灵从四面八方聚拢在山谷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罕见的异象，阳光下飞舞着各种各样美丽的蝴蝶，仿佛在我诉说着一个个神秘的故事，我可以听到它们柔弱的翅膀振动的声音，我还可以闻到它们身上残留的野花的芳香。

这时，我听到了笑声，清脆的笑声。

我的目光朝笑声寻找过去，在楼下的空坪里，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是山庄的服务员，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在我吃饭时和我说过，她原来在山外的城市里打工，因为她的男朋友在这里工作，她就跟过来了。她笑着用甜美的声音对我说：“李老师，你在看风景呀！”

她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很美，很纯真。此时，她在我眼中，也是风景。我笑着点点头说：“是的，是的！看风景。”

她又笑着说：“你要住好长时间哟，等你有时间，可以到银厂沟风景区去看，那里的风景更好。”

我又点了点头：“一定去，一定去！”

我向往着那更美丽的风景，这是我一生的向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永远也看不到银厂沟风景区美丽的风光了，就在两个多小时后，那里会变成另外一种惨不忍睹的景象。

风自由地穿过山谷，穿过蝴蝶的灵魂。

回到房间，我坐在手提电脑前，没有马上继续写我的小说，而是把我QQ的签名改成了：“风自由地穿过山谷。”那种心情十分诗意和美好，其实我自从住进鑫海山庄，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心情。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遇险。

灾难在悄悄临近。

瞬 间

下午 14 时 28 分，这是个黑暗的邪恶的被诅咒的时刻。

那时我正在电脑上兴奋地敲下这样一行文字：“大海平静得可怕，许多灵魂在海的深处安睡……”

突然，传来令人惊心动魄的隆隆巨响。巨响不是从天空中传来的，像是很多列火车从楼底的地下滚过。

顷刻间，桌椅开始晃动，墙壁也剧烈地摇动，犹如有一个巨人在拨动着楼房，在和我开玩笑。

我伸手合上电脑，惊惶地站起来，大声说：“这是怎么啦？这是这么啦？”

没有人回答我，在剧烈的摇晃和隆隆巨响中，我看不清窗外的景象，也不清楚山谷中纷飞的蝴蝶是否像我一样发出惊恐的尖叫。

墙上天花板上的水泥块哗哗往下掉，砸在我的头上身上。

吊灯也砸了下来，落在玻璃桌面上，灯和玻璃桌面一起粉碎，碎片飞溅。

我一眼看到对面的立柜，几乎是没有任何思考余地，我向立柜方向奔出两步，我企图躲到立柜的下面。我还没有靠近立柜，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出去，摔倒在地上。

紧接着我就感觉到楼轰隆隆地坍塌了，许多东西压下来。

我的身体侧躺着被压在了废墟里。

一块木板立起来，竖在我的胸前，还有一块木板倒在我胸前竖起的木板上面，这样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我的头就被夹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锐角上，动弹不得。

我的左侧太阳穴旁边被一块铁质的东西顶住，朝上的锋面插进了我左脸的皮肉里，左侧的腰部也感觉有一片锋利的东西插了进去，肋间也横着一条坚硬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条钢筋，勒进了皮肉里。

瞬间，我陷入一个黑暗的世界，脑子里混乱成一片，我想我是在做梦吧，可是我是那么的疼，左边的眼睛被温热的血模糊住了，不停的有血流进眼睛，

又流出去。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瞬间改变了什么。

也不知道这个瞬间，有多少鲜活的生命变成黯淡的尸体。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

我被埋在了废墟之中，身体在黑暗中沉沦。

我在持续不断的山崩地裂的轰响中不知所措。

我的思维一刹那被中断了。

黑 暗

我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那个世界叫地狱。我什么也看不见，冰凉的液体在我的左眼流进流出，那不是泪，应该是血。人死了还会感觉到自己流血吗？还会听到轰响吗？

黑暗让我无法证明自己还活着。

我的思维难道是鬼魂的思维，如果鬼魂也还有想法的话。

黑暗让我恐惧。

我想起了前不久做过的一个梦：

我在黑暗中大口地呼吸着，胸口像是被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我看不清任何东西，我只是听到一种细微而且阴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李西闽，你已经死了。”我怎么死了？我清醒地感觉到我还活着，自己的思维还是那么的灵敏，只是我浑身不能动弹，整个身体像是被捆住了。是谁在和我开玩笑，说我死了？

阴冷的声音消失后，我眼前有了光亮，那是惨白的光亮。我想从床上爬起来，可我的身体还是动弹不得。突然，我听到了呼天抢地的哭声，房间里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他们中有我的父母，有我的妻子和儿女，有我的弟弟，有我的朋友，还有一些模糊的面孔。亲人们都在痛哭着，有人在说：“人都死了，

哭也没有用了，节哀顺变吧。”谁死了？我大声地问。可是没有人回答我。过了一会，有两个穿着白麻布的蒙面人走到我的床前，抬起了我。其中一个人说：“这尸体好沉呀！”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是我死了。我大声地喊叫：“我没有死，我没有死，你们要把我抬到哪里去——”没有人能够听到我的话，我的亲人们还在痛哭着。那一刻，我的心变得冰凉。

我被抬到了屋外，那里放着一副黑漆棺材。我被那两个人放进了棺材，我听到有人说：“可惜呀，年纪轻轻就死了！”这些人怎么如此荒诞，我没有死，我怎么会死呢！尽管我身体无法动弹，但是我的思维还是那么的清晰，人死了怎么可能还有思维呢？我还能够喊叫，可这些人怎么都像聋了一样，听不到我说话了呢？过了一会，我看到一个人走到棺材面前，她低头看着我，脸仿佛离我很近，我却看到她的脸白茫茫一片，她轻轻地对我说：“你一路走好——”然后，她的一滴泪水掉到了我的脸上，我还感觉到了泪水的温热。她是谁？我不知道。她说完话后，我眼前一黑，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之中。我听到了钉棺材板的声音，我突然身体能动了，可我的挣扎和喊叫无济于事，谁也感觉不到我还活着，钉棺材的声音还在沉闷地响着，亲人们的哭声也还在继续。那一刻，我真正地绝望了，我有种被活埋的感觉。

我难道真的死了？

我的挣扎和呼喊是我的魂魄在做最后的努力？

我在冰冷的黑暗中大号起来，我不相信我还会号叫，我相信我的号声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这个世界上还有我深爱的人，还有我未写完的书稿……可一刹那和我隔绝了，我的身体在往下沉，在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里缓缓下沉，离现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是在做梦吗？

如果是，我还能不能从黑暗中醒来？

此时，我没有号叫，只是大口地喘息。心里呼唤着妻儿的名字，不知道应该对她们表达什么。

我还是不知所措。

一缕光

我在一种迷茫而又恐惧的状态中又听到了一阵轰响，紧接着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有许多碎物掉落在我的脸上和身上。

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缕光。

这难道是天堂里透过来的圣光？

我的左眼已经看不见光了，只能用右眼看到那缕光。那是阳光，我告诉自己，是的，是阳光，阳光中还有浓浓的粉尘！我还闻到了阳光特殊的味道，那是一股淡淡的焦糊的香味。我能够看到阳光，能够感觉到阳光的味道，这证明我还活着，还没有沉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那是余震中裂开的一条缝，从缝中透进的光亮仿佛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想，有光进来，就会有空气进来，我不至于很快被憋死；而且，通过这条缝，或者我能够听到外面的人声，我的声音也许可以传出去；更重要的是光明给我带来的希望，一线的希望。我看到眼前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没有使我的脸被杂物堵起来。

我的大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这到底怎么了？楼房为什么会坍塌？

在持续不断的山崩地裂的响声中，我所处的地方也还不停地抖动，背上积压的东西越来越多，身体也越来越受限制。我想是不是这个山谷旁边新建的度假山庄因为山体承受不了楼房的重量而产生了滑坡？那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

轰隆隆的声音还在一波一波地继续，水泥板子上不断地有物体砸落的声音。不断地颠簸和摇动，我在下面被越压越紧。房子是建造在高高的山坡上的，边上就是一个悬崖，我担心坍塌的楼会在不停的震动中掉下悬崖，成为那美丽山谷之间的填充物。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还活着，我该怎么办。此时，我不知道山庄里的那些工作人员是否也被